



■ 诗新韵

乡人札记(组诗)

田仁华
武生

贵大哥年轻时白面，安静，清秀。
我妈说：好一个小生哟！
她是个阳戏迷。

三十年来他走南闯北当包工头，
一群劳力跟着他穿越大半个中国。
这个叱咤风云的人，五十八了，
俊朗如武生。

永大哥的肩膀

永大哥的肩膀是条土路，
秋天的红薯，稻谷，玉米和高梁，以及
山上的木头，石头，都大大咧咧的，
纷纷踩着它来到家里。

后来他的肩膀是小型吊车，
笨重的水泥电线杆以及预制板、石条长凳，
坐在上面穿过城市那些狭窄的巷子 and 陡峭地带。

一米六，沉默寡言，黑红脸膛，
像一截炼好的钢。
一双宽肩膀，铺着时代的高铁。

两个封匠

二十年前，两个封匠，一胖一瘦，
各自携一柄三角形的铁小铲子，
忐忑地走江湖。

现在是明星，请他们封墙的人众多，
一双手旋转着，砖头和水泥喜结连理，
一堵堵墙面如水平。
城市的新楼，是封匠们留下的脚印。

他们的手掌粗短，孕满老茧，
长年奔忙里，瘦的敦实了，
胖的精瘦了。他们的头发白了，
那一丝丝，是早起收割的曙光。

黄金时代

儿子一家进城后，
头发灰白的她，加入村里广场舞队。
笨拙的舞姿，笑掉人的大牙。

慢慢地，农事一样熟练了，
着戏服，走舞步，踏鼓点，听琴声，
一棵老树桩，在春风里发芽。

菊嫂子又是村花了。
往后余生，黄金时代。

大佬

房地产商，水晶球商，宾馆老板。
——无疑是大佬了。许多事都不怕，
就怕翻户口碑。身份那一栏，
总揭老底：农民。

还有一个不爽，
他明明开奥迪回乡，
乡亲见了，仍呼小名：叫花子。

■ 文学评论



郭艳

《棘花》通过讲述女医生杨素在事业、婚姻和家庭中纠结挣扎的心路历程，呈现了中国当下城市女性在情感与心智层面的艰难成长。在扎实细致的文本叙事中，表现出作家对于都市女性生活经验的细腻体察，对于婚姻伦理的理性思考，折射出现代中国人在灵肉两端的迷惘、失落以及寻求精神情感救赎的建构性努力。

现代社会以来，女性在获得更多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也进一步被物质化、欲望化。《棘花》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来探讨中国现代女性面对灵肉两端的困惑、迷惘与选择。小说在中国传统伦理

倔强的树

覃昆

初识老向是在夏天，端午过后不久，甜瓜刚刚上市。向晚落过一场雨，天气有些湿热。饭后，我随老刘、黄主任爬上一道缓坡，再越过一片树林，十来户人家便赫然出现在黄昏的雾霭里。

老刘说，老向的屋就是第四栋房子。两层瓦房，地场坪比较宽敞，坎边种了桃树和桂花树，枝叶上仍缀有雨水，洗过一样青翠欲滴。

老向站在院子里，高且黑瘦，像暮色中的桃树干。夫妻俩刚从垌里的菜园回来。嫂子正在灶屋忙碌，看到我们，忙搬来凳子。老向果然如老刘他们介绍的一样，不善言谈，总憨憨地笑。

我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是淋巴瘤患者。说是头年7月发现的，已近一年。嫂子嘴巴快，嗓门也大，一会儿从灶屋出来放几“炮”，一会儿又出来放几“炮”。老向就说，讲这么多干什么，村里和队里都晓得的。

确实，虽是第一次来，但老向的情况我们非常清楚。老向的父母都还健在，七十多岁；儿子读大二，学医。老向是个能干事，以前种菜，种树，搞园艺，都是把好手。若非患病，他是断不会示弱求援的。

天渐渐墨黑。嫂子的晚饭已经烧熟，空气里弥漫着辣子炒鸡蛋的香味。我们准备告辞。嫂子匆匆出来，冲老刘嚷道，就晓得光坐着，刚摘的香瓜也不拿出来吃。老向又憨憨地笑。我们忙说，晚饭吃得太多，吃不下了，吃不下了。老向笑道，你们吃吧，不然她会唠叨几天的。

老向种的甜瓜很甜，汁水也多。我慢慢和老向熟稔起来。他是我的联系户，我隔三岔五总要去看一看。起初两次他和嫂子都不在家，关门闭户。只有十来只鸡在树下扒拉。见人进来，鸡们乱糟糟围了过来，看样子是想人喂食了。后来邻居一位老叔说，你找他得晚上七点以后，要不就去垌里的菜园里看看。

菜园在坡下的一处田垄，距房子也不算远，三四里地。沿着机耕道，田坎走过去，远远看到葱翠的田野间夹杂着一片齐整的大棚，阳光下亮闪闪的，像铺了薄薄一层白雪。

排着七间大棚。辣椒，茄子，黄瓜，豆荚，西红柿……我一间一间找过去，他们竟然不在。只听到微风穿过茂密的庄稼枝叶的沙沙声。

我有些踌躇，要不要打电话？老向两口子电话是最难打通的，要么忘在家里，要么随手放在田坎上或哪棵庄稼下面。据说有次收工时两人愣是找不到手机，只好先回一人，让老人家打下电话，另一人再循着铃声去找。

正犹豫间听到了熟悉的嘿嘿的声音。我转过身，只见老向戴着草帽，露出一口白牙，正冲我笑。我说，行啊，老向，神出鬼没的。偌大一片甘蔗林，比我还高，难怪他看得见我看不到他。

甘蔗田后面一块碧绿碧绿的瓜地，大概两亩多甜瓜、一亩多西瓜，是老向的。瓜地旁还搭了间草棚，可容三四人遮荫躲雨。嫂子已去集市卖菜和瓜果去了。老向的父亲正坐在棚子里抽烟歇息。

我有些担心，翻地，除草，掐尖，追肥，摘菜，卖菜……这么多的活，你受得了吗？老向一边递来一只甜瓜，一边笑道，没有累死的牛，只有懒死的汉。

后来我找老向就很少去家里，除非是有资料要整。要去也得先跟他约好。每回他两口子不是在瓜地就是在大棚。他的人越发黑瘦，精神倒很旺健，话也渐渐多起来。他蹲在地里谈儿子，谈儿子就读的大学，谈蔬菜、水果的市场行情。有次说到柑橘，说到春见（柑橘新品种），他竟激动得猛地直起身子，脑壳一下撞在丝瓜架上。好几次我想问问他的病情，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了回去。

好不容易逮到一回，老向去邻县安化送菜，嫂子一人在地里忙活。嫂子说，老向闲不住，去年发病，我们都让他好好休养，儿子差不多跪在地上求他了，老向却说，他的命硬得很，没那么容易倒下哩，他可不想呷饭放屁干坐着，那样急也要急出病来。出院后他竟比以前还做得多，弄了七八亩大棚，三四亩瓜果，还有几分地的甘蔗。说着说着她的眼睛开始泛红。

我有些手足无措。嫂子却突然笑起来：上周到湘雅复查，除一项指标高了一点点，其他都正常了。你向哥还吹起牛皮，说什么瘤不瘤的，每日流身汗就什么瘤都没有了。我也笑了，却有些疑惑，心劲的作用真有这么大吗？再说，不都讲老向内向，不善言谈吗？这不挺幽默的。

日子不咸不淡过着。老向每日在园子里伺弄。我们时不时见个面，偶尔也通个电话，不过多是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

2019年5月24日凌晨6点，突然电话铃响，显示是老向。我接通，是嫂子带着哭腔的声音。老向出事了？我一下子懵了。嫂子说，大棚倒了！刹那间我竟有种心里石头落地的感觉。我赶到地里，眼前一片狼藉。夜里大风，老向的菜园地势平坦，无所遮挡，七间大棚倒了五间。还有两间的薄膜也被掀开，像晾在竹竿上的床单，时不时又翻几下。

嫂子哽咽道，黄瓜，豆荚，辣子，都可以上市了……老向蹲在田坎上一言不发。我也无言以对，只使劲捏了捏他肩膀。

我不知道老向的命硬不硬，但我晓得他的骨头是硬的，他的肩膀是硬的，嶙峋得有些硌手。就像地里的庄稼，只要有点阳光，有点水，又活过来了。镇里为老向办了临时救助，村里又帮着联系了农村信用社，解决了一些应急资金，老向又挺过来了，且越来越好。

来年，他在距村部不远的一块背风的田湾又流转了好几亩地，扩展了五个大棚。在甜瓜地、西瓜地里又栽了春见——难怪说起春见就兴奋不已，原来是早有预谋的。随后，老向又尝试用甘蔗做片糖，春节时我订了十盒，分给兄弟姐妹尝一尝，反响很好，不愧是土法熬制的，甜而不腻，就像泥巴一样醇厚绵长。

今年春上，我在城边找朋友要了两分地，准备种些辣子、茄子、豆荚、香瓜一类的菜蔬和瓜果，我打算找老向要些秧苗。那天，我刚到他们村里，远远地看见老向和嫂子，好像两棵倔强的树，静立在开阔的田野。

向光亮敞开

——略谈《棘花》现代女性形象的建构性

的基调中，深入到现代婚姻内部，体察男女主人公面对情感与欲望、精神与肉体以及利益与情义之间的选择。小说摹写了人性的软弱、偏执与自私，也讲述了人之为人的隐忍、体贴与良善。

创伤性记忆与建构性叙述并置。女性成长与成就美好生活之间始终是存在张力的。往往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离美善越来越远，而这个文本则希望成长与美善并置。主人公杨素在少女时期曾经被侵犯过，这种隐秘的、私人的创伤没有打败这个柔韧的女性，反而成为她不断挣脱逃离厄运的某种反作用力。被伤害与被侮辱的经历让杨素更早地认清了生活的很多面相，并由此产生了对面目可憎的生活的加速度逃离。在这种逃离过程中，杨素有意识地去建构自己的人生，她的人生选择正是基于向光而生的朴素生存逻辑。所以她才会关键的时刻挺身维护室友，能顶住世俗的压力坚持自己的职业选择，能在老公出轨的婚姻中不断反思和内省……小说叙述了一个乡土社会出走的女性如何成长为一个现代职业女性的过程。女性成长是艰难的，其间充满着彷徨无助，以及透彻肺腑的屈辱与伤害。然而对于女主人公杨素来说，向着自己理想的或者设定的美善生活去努力的信念从来不曾动摇过，向美向善的建构性是《棘花》非常突出的特质。

故事的影视化结构与细节真实的小说叙事。整部小说中，人物的日常情境和行动细节更多忠实于现实真实，而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更多影视化的结构倾向。主人公杨素身世隐秘，由此连带带上一辈错综复杂的情感伦理关系。杨素老公周亚宁身边的各类人物关系也充满着戏剧性，由此带动后文情节冲突的发展，这些都推进文本向着更为复杂的故事性发展。与此同时文本在叙述杨素的医生职业、医院环境甚至于手术现场等等，几乎是非常写实的手法。小说逼真地呈现了一个职业化的现代女性在工作现场的肢体语言、行为习惯和情绪特征等等，非常真实立体地摹写了一个肛肠科女医生的公众形象和隐秘的精神情感特质。同时文本对于农村女性王荆花的刻画神形毕肖，在对这个人物言行、神态和话语的摹写中，透露出杨素对于养母复杂而微妙的情感特质。

现代婚姻的中国伦理倾向与女性的主体性延展。棘花是整部长篇小说的象征性符码，是对于女性疼痛成长的隐喻，其内涵和外延都具有很强的阐释性，小说中女性形象相较于男性形象更为丰满有质感，比如传统乡土婚姻中的王荆花，她是个外表泼辣跋扈，内里却有着伦理伤痛（不能生育是传统女性最痛苦的悲哀）的悲剧人物。墨兰的悲剧始于对于爱情的向往，终于和命运的和解。杨素则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后来的婚姻生活中都遭遇到了不快、不堪和伤痛，然而她最终通过对于人性伦理维度的打量和内省，自己和自己和解，同时也与生活握手言和。由此文本从对于现代女性职业、婚姻和家庭叙事走向了对于女性自身主体性延展的叙述。在中国式伦理情境中，母亲一代人因为善的伦理而获得道德的满足与超越，杨素则因为求真务实的精神情感追求，最终获得女性主体性的延展和确证。

简媛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作家，她的文学起步于对于讲述的痴迷，心有所动，情有所感，诉诸笔端，于是写作成为表达自我同时观照他者的方式。简媛对于写作异常执着，在对于这种方式和路径日渐熟稔的过程中，写作者、文本日渐和万千世界勾连缠绕，于是文字成为抵达内心和超越自我的通途和大道。与此同时，阅读她的作品，会发现简媛的写作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她的叙述时常鲁莽地袒露着灵肉的伤口，这种袒露貌似鲁莽，却有着一种率直中的尖锐痛感。她敏感地捕捉现代女性难以启齿的痛点，笔触却是抒情而诗意的。在对于女性主体抒情的情境中，时常又会闯入乡村的粗粝、都市的冷漠以及世情的工于心计……

简媛是个整装待发的作家，她的写作还有着很多种可能性。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研究员)

割蜂蜜的刀子



白水洞瀑布。

李晓琳 摄

肖克寒

其实不是刀子，严格说是一个刮器。但被叫做了“刀子”。它是用来“割”蜂蜜的。我想这个“割”字，换作“刮”字更准确。但是养蜂人说，你错了，割就是割。

我在想，为什么割就是割呢？难道蜂蜜是一丛嫩绿的牛草？难道是一茬端午前后的青艾？或者是种在弯弯田垄上那一蓬一蓬的黄豆？难道，是一厢厢成熟的稻禾？

那刀子不很美观，但颇有深度。这深度并非深在它的铸造，铸造得美的刀子，类似的我也见过些，譬如，宴桌上的西餐刀子，小巧的简笔画刀子，大马士革水果刀子，铜箍老刀子；它们都比那把刀子漂亮，甚至优雅。

但，我以为，那把割蜂蜜的刀子，确是一把很美的“刀子”。

初见那把刀子，是在湘中那个叫白水洞风景区。这里除了山奇，水白，洞幽，其实还有一种基本被忽视的重要风景：数百箱蜜蜂。这些蜂箱，搁在栽着桃树的土坡上，覆着松针的崖窝里，迸着水花的溪涧边，嵌着湛青石板的古井畔……

走进乱山深处探蜜，在嗡嗡飞翔的风景中，我看到了养蜂人手中的那把刀子。那把刀子给人最初的印象，像把小铲，更像是乡里泥水匠随身带着的灰泥抹子，只是这“抹子”边刀十分锋利，像是纯钢做的。

我问，你这刀子是不是网上买的。答道：不是。是自己打磨的。

养蜂人五十开外，目光犀利沧桑。他顶着防蜂帽，穿一身半旧的迷彩服，戴着双绿色胶手套，手里握着那把刀子。他要割些蜂蜜给我品尝，一则炫耀，二则推介。只见他动作娴熟，从废弃老木屋墙根的蜂箱里轻轻取出两块蜂础，那蜂础如纱窗页那么薄，上面缀有粘稠的蜂蜜。在“割”下那些蜂蜜时，刀子悉悉有声，仿佛播放着一支养蜂人的主题曲，甚是悦耳。

这时候，不禁想到，这把刀子才是风景中的风景。它是风景中的光芒，聚集着所有山景的灵性，灵性中闪烁着亲切温馨的光芒。这把刀子，割的不只是蜂蜜，仿佛也割下风景，譬如，飘荡的瀑布，清澈如玉的溪水，坚硬古怪的岩石，娇艳清丽的山花，如梦似幻的烟岚，缠络盘旋的青藤……

还有那斑斓的野蘑菇，嚶嚶飞过的鸿雁，以及那游览的忽开忽合的花伞……从养蜂人淡定的眼神里，隐约发现，他还操弄着另一把割蜂蜜的刀子——养蜂人佝着背，在磨一把大柴刀：霍，霍，霍。声音虽然单调，却很宽阔。他要用这把大柴刀，劈下一些竹片，砍出一些木桩，然后编一道篱笆，一道有季节的影屏般的篱笆。篱笆保护的是一块老菜地。这块菜地是父亲和母亲的宝贝，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有青葱的辣椒和瓠瓠般的豆

角，有高高的向日葵，更有默默的眺望……

某个节日，姐姐回来了，妹妹也回来了。养蜂人从山上捉了几只自养的土鸡，宰了一只，让姐姐和妹妹忙碌一阵。姐姐和妹妹捋着鸡毛，聊着的话题如一地鸡毛。养蜂人知道，姐姐和妹妹都有很多苦恼，需要回娘家来倾诉。把鸡毛拔净了，烦恼也就没有了。作为弟弟，作为哥哥，养蜂人就采取这种方式抚慰着她们：不论生活多难，总能酿出甜蜜来。

养蜂人有一个瓦匠朋友，还有一个开大货车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他从不请他们喝酒，只请他们尝蜜，甚至割蜜，越尝友情越深，越割快乐越多。

在油菜花开满山田的日子，养蜂人偶然加上了一个名叫“幽兰”的网友，网友的头像是一枝兰花。这“幽兰”到底是一位美丽的女子还是一位鬓发斑白的老人，“幽兰”从不透露，他也不怎么在乎，反正闲聊甚欢。这是他春天里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不属于除他以外的任何人。他喜欢坐在油菜花边与“幽兰”聊天，但他从不邀“幽兰”视频。他有一个美丽得让人心疼的甜蜜的梦……

收获蜂蜜为什么说成“割蜂蜜”？从养蜂人那里我感觉到：“割”，体现的是一种庄重和愉快的疼痛，是一种度和质感。只有这个“割”字，才是最合适的词眼。“割”出来的，是风情，更是一种信念。

我尝着蜂蜜，我的视线却没有离开那把刀子。凝望着养蜂人那把刀子，忽然生出一点点贪念。世上没有美好就没有贪念。贪念一起，养蜂人就明白了。养蜂人望了望我，用毛巾擦把汗，与我对话——

你也想养蜜蜂是吧？我说是；你很想到蜜蜂采蜜是吧？我说是；你很想看到春天里养蜂少女的身影是吧？我说是；你总想在这里找到人生的感悟是吧？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他笑说：“既然如此，我这里有把不再用来割蜂蜜的刀子，还没有生锈，就把它送给你吧！有了这把刀子，你也许什么都有了！”说完，从里屋弄来一把“刀子”……

我大喜过望：可以在很多时光里用上这把割蜂蜜的刀子了。但转念一想，有了这把割蜂蜜的刀子，真的就什么都有了吗？我无法回答自己了。回头，见养蜂人已沿着弯弯山路，走进一片山鸟声里去了。我默默告诉自己：就用这把刀子割下很多梦想吧！

